

东方

柯云路·著

的故事

男女相互阅读的现实主义文本



人民文学出版社

00121764

社会主义文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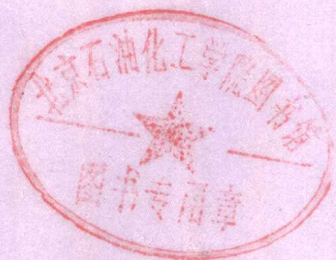
东方的故事

的 现

柯云路 著



石化 S1217646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九七年·北京

东

(京)新登字 002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东方的故事/柯云路著. -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7.8

ISBN 7-02-002545-5

I. 东… II. 柯…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7)第 15723 号

责任编辑:姚淑芝 洪清波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100705 北京朝内大街 166 号)

北京外文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字数 308 千字 开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张 12.375 插页 3

1997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 1997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 - 133000

定价 19.80 元



作者像

作者简介

柯云路，一位以思想见长的著名作家，他的长篇小说《新星》、《夜与昼》、《衰与荣》等都曾为中国广大读者所熟悉。1986年，根据他的作品改编的十二集电视连续剧《新星》播出后，在全国引起极大的轰动，并创中国电视剧最高收视率。

八十年代末，柯云路相继推出《大气功师》、《新世纪》、《人类神秘现象破译》、《生命特异现象考察》、《新疾病学》等生命科学著作，这些著作同样拥有广泛的读者，并成为经久不衰的畅销书。

1995年，柯云路开始了对文化与教育的研究，1996年底到1997年初，他相继推出了两本成功学著作《情商启蒙》和《把孩子培养成学习的天才——高效学习指导法》，这两本书一出版，就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1997年春天，柯云路完成长篇小说《超级圈套》，这是作者在小说领域搁笔近十年后的又一部长篇小说力作，同样成为该年度的畅销书。据悉，这部作品将被改编为电视连续剧，不久将与广大观众见面。

《东方的故事》是作者继《超级圈套》之后完成的又一部长篇小说，与以往不同的是，这是作者第一部以女性为主人公的作品。作者在后记中说，“我期待着来自女性世界——当然也包括男性世界——对我的指点。”

目 录

序 曲 童年资料一	1
第一篇 邂逅相遇的通俗故事 (一章——十五章)	5
第二篇 男女身心合一的现实主义文本 (十六章——二十九章)	84
第三篇 难以究竟的相互纠缠 (三十章——三十七章)	173
第四篇 不可抗拒的命运 (三十八章——四十二章)	233
第五篇 再造一个男人 (四十三章——五十一章)	270
尾声	365
附 录:童年资料二,三,四	369
后 记	383

序曲：童年资料一

她是一个有点传奇色彩的女人。

她创造的奇迹，被人称为是对《圣经》的注释，被人称为“东方的故事”，被人称为一部《爱情的哲学》，被人称为“一个女人的史诗”。

当我们此刻开始描绘这个故事的时候，将非常冷静，非常真实。像物理学家研究无边无际的宇宙一样，我们研究无边无际的人类生命与文化。在这个世界中，依然有无穷多的星系，无穷多的奥秘，有深不可测的黑洞。

剖析了这个女人的故事，触摸了她心灵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体察了她人生内在的、隐密的经验之后，我们一定会对人类世界有一个更新的认识。

在这里，我们不想廉价地说，这是一个比其它传说更动人、更美丽的故事，我们只是想说，这是一个比许多传说都更真实的故事。

希望想了解这个世界上女人和男人的人，想了解自己 and 了解自己所爱的人的人，和我们一起，轻轻地走进这个故事。

当你触摸到一个真实女人的心灵世界的方方面面、角角落落之后，你也就触摸到了自己的内心世界。

你会发现，在这个世界上，很多秘密将不成为秘密。如果还有什么秘密，则需要有新的故事加以破译和探索。

当我们探索一个人命运的发端时，不得不遵循人这个生命的

最一般的发生及发展规律。她和任何其它人一样的地方，是起源于一颗受精卵。这颗受精卵也许包含了她一生命运的全部或大部分信息。

现在，让我们从这颗受精卵的故事说起。

公元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北京城内发生了一个小小的故事。

一个美丽而活泼的歌舞演员与一个男人相爱，对方是国家干部，是有妇之夫，比她大十多岁。

那是一个委委婉婉、又猥猥琐琐的故事；那是一个男性温温和和、又富有魅力地持续追求的故事；那是一个成熟的男人对一个感情细腻、活泼，在这个世界上又有那么点孤立无援的女孩子施加爱抚的故事；那是在一片朴素、拘谨、贫困、人人正襟危坐的社会背景上发生的故事；那是在街道上人们都穿着皱皱巴巴的中山装、目不斜视的年代中发生的故事。

男的，有一些地位，有一些模样，有一些矜持，有一些顾忌，有一些委婉曲折的手段，也有一些缠绵动人的话语和表情。总之，那个美丽的、单纯的、对自己的身前身后思虑不周的女演员，浑浑噩噩、懵懵懂懂、不知所以地就把自己交给了对方。

那是一个悲欢离合的做爱；那是一个不断要谛听一下门外走廊上脚步声的做爱；那是一个对路灯光照耀下、在窗边移动过的每一个人影都要屏住呼吸、静静地等他（她）走过去的做爱。那是一个男性充满了罪恶的快感、占有的成功感的一个做爱；那是一个女人在男性的爱抚中，孤独之心只感到温暖而无暇顾及一切后果的做爱。那是一个男性勇敢而又谨慎、磊落而又猥琐地品尝禁果的做爱；那是一个女性感到些微疼痛，充满了迷乱、新奇、不安、幻想、憧憬又有新鲜冲动的做爱；那是一个要预防着不出什么事情、不留下什么记录，但又在彼此的纠缠与激动中，没有设置充分措施的做爱。

这一做爱，在一刻间交合了两个生命的全部生理、心理和社会背景。

男的，比较瘦高，比较白皙，在一切场合会自信、礼貌而温和地微笑，他的目光透过清爽的眼镜片，会含笑地打量眼前的世界。他有一个胖胖的而且严厉的妻子，经常在他身边闪现。

当他投入这一做爱的时候，他把自己在这一刻的全部状态都表现了出来。

他的生命的旺盛和衰弱，他的感情的勇敢和怯懦，他占有这个年轻女子的放纵与收敛，他在温和、文雅、风度潇洒地追求对方的同时，在这个世界上巧巧妙妙、躲躲藏藏的全部作为和生理、心理状态，他做爱时的投入、快感和忘情与不断对门外走廊上的脚步声和窗帘上掠过的路灯下的人影的提防、警戒、忐忑不安，都导致了一个不能忘情却又忘情的、不能克制却又克制的、不应该进行却又进行了的瞬间快乐、又带有某种顾虑的射精。

年轻的女演员，在一个渴望永远得到爱抚的奉献中，有那么点又激动、又惶恐、又幸福、又迷乱地接受了这一切。那是一个梦一般的对自己身心的展露。

当一个女孩第一次解脱自己全部衣服，赤裸着敞开身体面对一个男人、接纳一个男人的时候，这种感觉可以说是开天辟地的，是一个女孩子的新纪元。

她在一瞬间就理解了，什么叫处女地。她能够体会到处女地被开垦时的感觉：半遗憾，半惆怅，半兴奋，半激动，结束了一个蒙昧、朦胧、混沌的时代。

她被开垦了。

她或许会变得更丰富，更有生机，长满了壮美的庄稼，风吹过来，绿色一片，金黄一片；但那茸茸的、长满野草的处女地从此消失了。

这一结合，男方没有太明确的允诺，女方也没有提出什么明确的要求，只有朦胧的期待，而这一期待也便落空。

留下的是一个记录，是一个受精卵的成长，一个生命的诞生，一个在那个年代、那个文化背景中躲躲藏藏、委委屈屈、曲曲折折、猥猥琐琐、隐隐蔽蔽、不见天日的生育。

开垦处女地的男人“勇敢地”撤退了，躲得不知天南海北去了，离这个受精卵远远的，离这一声哇哇啼哭的生命诞生远远的，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

年轻的女演员从此不成为女演员，这样的生育记录在那个年代会被剥夺掉一切光荣，她理所当然地沦落了，后来便辛酸苦辣地活在人世间了。在活下来之前，她把那个记录也撕掉了。

这个受精卵化成的一个生命，一个长得可怜而又漂亮的女婴，被送到了一对普普通通的劳动家庭中，在黄土高原上的一个小城镇开始了她的生涯。

在这个生涯的起点，她获得了一个称谓，一个在世界中的符号，她叫田秀秀。

第一篇 邂逅相遇的通俗故事

—

在我们面前出现了黄土高原上一座小小的城市，那是被广大的农田、散落的村庄包围的一个小城，它的边缘地带显出了农村和城市的交融与过渡。一幅又市井、又荒野的图画。

我们要描绘的，是这个世界上人类的最大主题——女人和男人的故事。

这是一个女人和男人相互纠缠、相互斗争、相互较量、相互结合、相互触摸、相互把握、相互磨擦、相互渗透、相互迫害、相互保护、相互理解、相互攻击、相互吸引、相互勾引、相互印证、相互融合、相互贬低、相互欣赏、相互征服、相互占有、相互描述、相互制造的故事。

一个女人，带着她生命之初受精卵所具有的一切，乃至几代、几十代的遗传；和另外一个男人，他也带着他生命之初那颗受精卵所具有的一切，乃至几代、几十代的遗传，他们相遇了，碰撞在一起，带着各自生活的方方面面，彼此性格的巨大圆晕相互交融，演绎了一个四维时空内可以描述、四维时空内又不能完全容纳的故事。这是一个多维的故事。

黄土高原上的小城再一次浮现出来。

黄河流域漫延着很多河流，高原上山脉起伏，起伏的山脉被河流分割成迷乱的图画，铺开着一片又一片平缓的黄土地。黄土地

高高低低，像黄色的镜面一样，在千山万岭中平摆着，道路将它们连通。

千百年来，在这些崎岖而平凡的道路上演绎着无数的争战，发生着许许多多悲欢离合又平平常常的故事，修建了又毁坏了不知多少座城市。如今，现代的铁路和公路穿透千山万岭，将高原上的城市与农村编织在一起，更多的现代信息，又把黄土高原和人类生存的地球连接在一起。

这个离省城不远的小城，被广大的农田、稀疏的村落包围着，被铁路从中间分割开，在它的四周弥漫展开的是城市和农村的过渡状态。

被楼房和店铺相夹的一条马路，路这边可能越来越稠闹，进入像模像样的城市，而路那边，楼房店铺后面展开的已经是村庄的格局了。村庄后面是田地，水渠，是犁地的牛儿、马儿和拖拉机了。

在这片过渡的地带中，我们看到了一个院落。它是城市的居民院落，也可以看成是城郊的农村院落。烟气袅袅中，新的黎明升起在这个凡间的时候，我们拨开烟雾笼罩的纱幕，就看见这个院落中我们要叙述的故事了。

那个小女孩就在这个院落中，她已经长大了。当我们走近她的时候，她正遇到人类故事中经常遇到的一个小小情节：今天是她十八岁的生日。

当田秀秀早早起来的时候，她感到一种特别的生理的冲动。她在独自居住的小屋子里，打了一盆凉水，将自己周身上下洗得干干净净。隔着窗帘，院子里的黎明还是蒙昧的，一个鸡鸣狗吠的梦幻在残夜中浮荡。她拉开了电灯，照着自己年轻、结实、匀称的裸体。

她的身体很白很白，白得和这个院落不一致，不协调。红砖红瓦的房子，黑色的土地，父母居住的正房里贴满了红红绿绿的庆祝

五谷丰登的图画：画里有抱着金色稻穗的、带着红布兜兜的胖娃娃，有笑呵呵的老寿星，有福贵满脸的福星，有慈眉善眼的寿星，有古古旧旧、黯黯淡淡的红木家具。只有这个小屋是自己布置的，似乎与自己还和谐一些。可那个和谐也是有限的。

她摸了摸自己结实的、隆起的双乳，摸了摸自己的腰身，摸了摸自己的双臀，摸了摸自己的小腹，也含蓄地摸了摸女人最隐密的部位。那春天一样的茸毛，已经远比几年前更茂密了，她又摸了摸自己的大腿。刚被凉水洗过，全身凉凉的，一个寒噤从体内抖上来。她甩了一下稍有点湿漉的头发，水珠落在脸上，那感觉很舒服。

然后，她迅速地从里到外把所有的衣服穿好，秋天的不多不多的衣服。然后转圈抡着把紫红色的书包背上，一甩头发，拿起自行车钥匙，一阵风似的刮出自己的小屋。

家里的狗，黄黄，立刻摇着尾巴跑过来，在她脚底下嗅着，拱着，立起两只前爪趴在她身上。她摸了摸黄黄的额头、耳朵、后脑，捋了几下它的脖颈、脊背，拍了拍它，狗便听地从地落爪回地。

临出院门，她又推门进了对面一间侧房的房门：快起！快起！快起！她叫着。

上中学的弟弟在床上哼哼着还未醒过来，被子像一条扭曲的河流，从弟弟的肩膀处开始，一条腿露在被子外面，将被子夹在自己的腿下，那样子好像是一个在舞台上把一束收拢的幕布搂在自己怀里的演员一样。她走上去，拽被子，推弟弟，让他醒来，弟弟哼唧唧：我还没醒呢。

她便在他肋骨上胳膊他：快醒！快醒！快醒！弟弟挥手推着她，她接着胳膊他。这个躺在那里、长度已经跟她相当的弟弟浑身散发的熟睡一夜的男孩子的烘烘热气，扑面熏着她。

男孩子的大腿粗壮有力，她一瞬间有点模糊的异样感觉，使用

一个尤其像姐姐的严厉态度使劲推了他一把，说：快起来吧，你呆会儿要上学去了。醒不醒我不管你了。

她转身拉门，推上自行车，骑上，一阵风一样走了。黄黄欢快地跟在后面跑。她骑着车，与奔跑的小狗合成一个阵势，穿过小城过渡地段的街道上了公路，这是一条通往几十里地外省城的公路。

她的车骑得飞快，田野村庄在眼前掠过着，狗也跑得飞快，她经常能够像一个演马戏的演员一样俯下身，用手抚摸与她相贴奔跑的小狗的頭和背。而小狗黄黄也非常默契地配合着她，使它能够得到抚摸。

跑得够远了，她便挥斥道：回去！回去！狗便慢慢站住了。她回过头，狗恋恋不舍地停在那里望着她，她又对它招招手。

一路风，骑到了省城大学。

一进入这个完全是现代与文化感觉的高等学府，她便极力把自己变成另外一个样子。她依然高兴，依然快乐，依然有那么点像男孩子；但是，要进入的是一个新感觉。

车放下了，锁上了，她在大学生川流不息的校园小路上走着，一边走一边从口袋里摸出一个图钉。她把图钉含到了嘴里。

这个金属的小图钉，它那圆圆的顶帽，尖尖的针尖，在她嘴里立刻形成一个非常明确的存在。这个存在带着冰凉的金属感觉，一下子使她镇静下来。她走路的步伐不再急匆匆了，她的动作也显得沉稳安静了，但是最重要的，是这个存在使得她不利于利索、风风火火、滔滔不绝和别人说话了。

她从中学时代起就是一个尖嘴利舌的女孩子，正是她的这一特点，一个她无法改变的特点，使得她在这些年中常常有一些不顺利的遭遇。那些遭遇要说也算不上什么，却使她决心要改变一下自己的性格。因为她话多，因为她直率，因为她有什么说什么，有人在中学的时候就说她是小市民。她气愤这个说法，当她从今年

开始踏进大学的时候，她决心改变自己的性格。

学校里熙熙攘攘，这是中国文化革命后刚刚恢复高考后招收的第一届学生，校园里走动的学生年龄参差不齐，有些学生脸蛋像她一样年轻，有些学生使得你分不清他是老师还是同学。

此刻，当她走在校园里的时候，突然有一种异样的预感，觉得要发生点什么。她从小就对自己要遇到的重大事情有一种莫名其妙的预感，今天的这个预感十分强烈，甚至触动了她对昨天梦境的依稀回忆。梦中好像有一个故事，像一个遥远的记忆，现在一时又想不起来。

她就这样在白杨树相夹的路上，往自己的宿舍楼走着。旁边是操场，是花坛，是男男女女的学生，是早晨的阳光，是公元一九七八年的时间和空间。她用舌头在嘴里整理着、移动着图钉，使得口腔能够舒服一点。

因为嘴里含着一个图钉，不知为什么就多了很多的唾液，她不得不经常把唾液咽下去，又要稳定住图钉的位置。图钉和每一个牙齿发生关系的时候，牙齿与金属轻轻磨擦和碰撞发出的可以觉察的音响，使她产生一种奇妙的感觉。有时她眼前会浮现一幅图画，那是一个人推的独轮车，嘎吱嘎吱响着，在山间小路上弯弯曲曲地行走。

不时有认识的同学冲她打招呼，她便微笑着点头回报。一个图钉把她的言谈举止和表情都整理成另外一个样子。

一不留神，她的本性上来了，步子有了弹性，又快又急，但是在吞咽唾沫、整理图钉的口腔活动中，也许图钉轻轻扎了一下她的舌头，扎了一下她的牙龈，扎了一下她的上腭，旧的节奏便被中止。

她变得安静了，娴静了，而在安静与娴静中，那个预感越来越强烈地出现在眼前：她今天一定会遇到什么事情，而且这个事情会她一生的命运有很大很大的影响。是凶是吉，不知道。

她以一种忐忑不安的、好奇而又兴奋的心态等待着这个事情

的发生。

在这个和和平平的学校里，能发生什么呢？

这么一想，轻微的颤栗从身体中抖上来，一种异样的神秘感攫住了她。她不得不使劲咽了口唾沫，同时用舌头把图钉顶在舌头和上腭之间。她要调整一个角度，使图钉不扎住口腔的任何一个部位，又使它能够不分散自己的注意力。

异样的感觉始终没有消失。

她到了宿舍，放下书包。再走下来的时候，那个感觉好像淡化一点了，她感到一点平安。不那么忐忑了，同时也有一点失望，也不那么兴奋了。就在她走进图书馆要上楼的时候，突然和一个人迎面相撞了。

对方手中抱着的书本，哗啦一下全部倾泻在地上，对方手中拿的一个墨水瓶，也被撞落摔碎，红色的墨水在地上汪开，一片血泊。

对不起——，在整理图钉的过程中，她艰难地说出这几个字，在窘困与不安中她抬起眼，发现对方的目光正直愣愣地看着自己。

这是一个比她大十来岁的男性，一张成熟又熟悉的面孔，一瞬间她被雷击中一般，大脑一片空白，下意识中紧紧咬了一下自己的下唇，咽了一口唾沫。图钉尖锐地扎破了她的舌尖。疼痛使她回到眼前的现实中，一股腥热的液体在口腔渗出。

她意识到，是舌尖流血了。

她凝视着对方，对方也凝视着她。

宽阔的额头，很高的发际，一个成熟男人的眼神，一个似乎永远带着一点微笑的嘴，有一点发青的络腮胡的胡茬。

她把图钉整理到口腔一侧的牙齿外面，有些困难地称呼道：杜老师。一丝鲜血顺着口角流出来。

对方眨着眼，有些困难地、神情复杂又显得很随意地微笑了一下，说道：我不是你的老师，我现在是你的同学。

田秀秀噙着这颗扎破了她舌尖的图钉，在校园里漫无边际地走着。她的心像飘满了柳枝、飞满了柳絮、又装满了过多的风的空间，明亮而又阴霾，空白而又迷乱。

又像广场中央一个年久失修的喷水池，喷泉已经干枯了，像哑巴一样不喷水了，池里的水面下落，露出一块巨大的沉甸甸的石头，压在浅浅的水面上。水面布满了浮萍、青苔，粘稠而沉重。水池周围的石壁上爬满了水草和青藤，露出一个历史遥远而又萧条的传说。

那是三四年前了，她还不知道要在嘴里含着图钉。她穿着红衣服像一阵红风一样骑着车从家里刮到学校，支车，锁车，挎着书包一阵风地又刮进教室。

那时候街上的墙壁和学校的墙壁到处还写着“批林批孔”的大标语，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还在上演着接近尾声的戏剧。那些标语显得新鲜又陈旧。一人多高的大字，在围墙上一个挨着一个地过来，像一个个表情呆板的哨兵，拱卫着这个时代的政治庄严。

与大标语相配套的中学校园的图画，是比较冷清和破败的校园，比较残破和萧条的教室。也有生机，那就是一个教室、一个教室开始坐着学生，学生们恢复了上课，只不过那种学习随便一些，凌乱一些，刻板一些，凑合一些。

老师原本就愿意教学生，学生原本就不愿意一个人关在家里。当念完一堂课，呼呼啦啦地冲出教室，在长满杂草、布着大小小汪汪水泊的操场上疯喊着乱跑的时候，成千上百个学生倒也觉得能够充实这个荒凉的空间，而荒凉空间中的乐趣倒也能填充他们的时间。